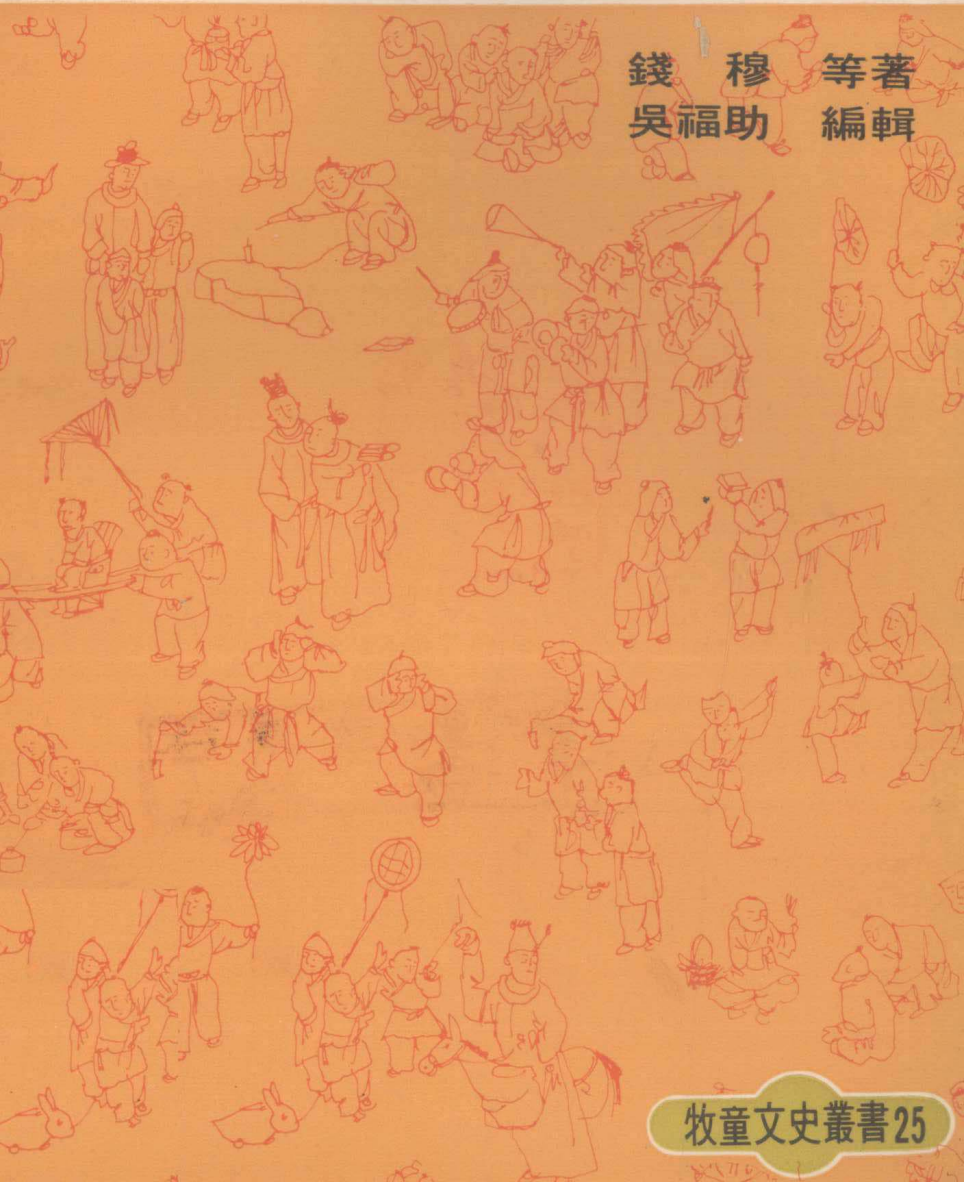


國學導讀

錢穆等著
吳福助編輯



國學導讀

錢 穆 等著
吳福助 編輯

牧童文史叢書25

牧童出版社

SELECTIONS OF RESEARCH METHOD TO SINOLOGY

BY CHIEN MU & OTHERS

EDITED BY WU FWN - JUH

COPYRIGHT © 1978

COWBOY PUBLISHING CO., LTD.

TAIWAN

R. O. C.

國學導讀

牧童文史叢書 25

著	者：錢	穆	等
編	者：吳	福	助
出	版	者：牧 童	出 版 社

臺北市興隆路一段184巷2弄3號

郵政劃撥臺北第18705號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677號

發行人：姜 紫 燕

每冊定價：新 臺 幣 70 元

初 版：中華民國67年10月10日

P20001078

S2000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序

晚清以降，歐風東漸，國人一時眩驚於西洋文物之美盛，致成過分之崇拜摹倣，流風所及，舉凡一切故有文物，遂乃視若敝屣，輒加破壞，實深令識者爲之扼腕浩嘆！案自十八世紀歐洲產業革命以前，我國之文明於世界文明史上，曾被頌贊爲最優越之文化，以典籍所累積之歷史智慧量計，亦爲數最多最鉅。唯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國文化始漸趨停滯，科學之發展較爲緩慢，發明創造亦似減弱，然迄今亦不過百年間而已。以國人智慧之高，及當今深悉西洋文化者人才之衆，深信再加以多年之努力，必能駕歐美而上之，重居世界文明領導地位也。而環視當今時局之演變，已可證實世界之問題在於亞洲，亞洲之問題在於中國。前香港總督葛量洪於數十年前在美講演嘗云：「十九世紀乃英國之世紀，二十世紀則爲美國之世紀，確信二十一世紀必爲中國人之世紀。」此言甚諦。可知將來人類群體之福祉，必將與我國國運脉脉相關，未來之世界文化，亦將以吾國爲基石而振興之。然則吾輩於吾國故有之文化，不當加以研求闡揚乎？凡有志研究國學者，實應一改低沉消極，爲一時之生計，而終日憂心如焚之態度，從此勵志振奮，殫智竭慮，領受往聖先賢可貴之傳統精神，培我成己成物之胸懷，陶鑄自救救世之器度，揭

舉「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之崇高理想，以完成我不朽之生命價值。吾輩若能抱此胸襟，則必可使風化之美，廣被四海，而我中華故有文化之光輝，亦必亘古常新，矗立於天地之間也。

我國故有國學，博大精深，淹通非易。本書之選輯，旨在爲初學者略述有關治學方法之基本常識，並指示從事研究著述之途徑。全書收錄當代國學名家有關論文凡十二篇。首篇曰「中國學術的體系」，初學必先對國學體系有通盤透徹之體認，始可進而就考據、義理、經世、詞章四大門類中，擇少數與個人性行志趣相近，而又足以安心立命之學科，作爲畢生研讀之重心。亦唯有如此方能造就「通儒之學」²。次曰「中國目錄學的特色」、「談善本書」、「論校古書之方法及態度」，此三篇爲目錄、版本、校勘學最簡切之介紹。中、西目錄學之比較，尤發人深省。西洋目錄學發展至今，已到盡頭，無法滿足學術界之需求，如何參酌我國舊有目錄學之特色，爲之發凡起例，另闢蹊徑，以彌縫其不足，誠爲當今圖書館學界極緊要之課題。讀者諸君可有發奮願負此重任者乎？如能有成，必將在學術界留不朽聲名也。又其次曰「談類書」，論述古典類書在今日之價值與用途。又其次曰「索引漫談」，說明近人所編古籍索引之種類及性質。國學要籍急待編纂索引者猶極多，此種「予任其勞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難而使人樂其易」（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之工作，深盼讀者諸君能群起奉獻學術熱忱，通力合作，必易成書。又其次曰「讀書須求甚解」，此題語即可做爲讀一切古書之座右銘。「我國傳統古史說之破壞和古代信史的重建」、「地下

資料與書本資料的參互研究」二篇，概述晚近治學風氣轉變之情況，於治古史極有裨益。錢穆先生所舉復興中華文化人人必讀的幾部書，目前尚乏符合理想深具學術價值之通俗讀本，猶有待吾輩之努力。「台灣公藏文獻資料烏瞰」，敘述台灣可建立為國際漢學研究中心之基本條件³。台灣公藏文獻資料量多而質精，確非世界任何國家任何地區所能及，吾輩有「近水樓台」之便，豈可聽憑其廢置高閣深庫，而不善加珍愛利用？又何必非得遠涉重洋，追隨外國漢學家，始克有成？「歐美日本人的漢學研究」，詳述外國人漢學研究之歷史及其業績之優劣，「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國人今後當知如何淬礪奮發，方能卓然有以自立，更進而有能力領導外國漢學家研治國學也。以上但就編者平日涉獵所及，擇其內容確切，深具啓發性者選定之。古人云：「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此類入門文字，間多個人創獲之心得，在矜慎之學者例不輕易示人，故此書所收文章，皆屬所謂難能可貴者，諸君必勉加熟玩深思，取精用宏，方不負先輩之苦心也。

編者濫竽東海大學中文系教席多年，教授「國學導讀」一課。上述各篇，原多作為該課程之講義，以補充課堂講演之不足。今以講義印製費用較多，效果亦不盡如理想，因商請牧童出版社重新排印，劃一版面，以使讀者之目光與心思，更易留駐。又本書之出版，曾一一徵得各篇原作者之同意，全書編定後，復承學長薛順雄教授賜閱指教，特此一併致謝。

- 1 有關中國未來之前途，英國史學家湯恩比亦有相同之看法，彼以爲近代西方文明，由於黷武之民族主義及失去節制之工業技術發展，導致人類遭受新人爲環境之威脅。當今人類求生之道，在於建立一「世界國家」，藉以恢復國際間之和平與秩序。而能承擔此一歷史任務者，唯有曾擁有世界意識，並對世界之安定與發展有過長期卓越貢獻之中國。說詳其「歷史之研究」等著作。
- 2 清潘耒日知錄序：「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于心，筆之于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勸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爲俗學而已矣。」
- 3 有關建立台灣爲國際漢學研究中心之議，可參看沈謙「從文化沙漠到國際漢學研究中心」一文（中央日報副刊，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及幼獅學誌第十三卷第一期漢學研究中心專輯（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出版）。

目 錄

序	吳福助	
一 中華學術的體系	高 明	1
二 中國目錄學的特色	昌彼得	21
三 談善本書	昌彼得	37
四 論校古書之方法及態度	王叔岷	55
五 說類書	勞 榘	87
六 索引漫談	喬衍琯	95
七 讀書須求甚解	屈萬里	119
八 我國傳統古史說之破壞和古代信史的重建	屈萬里	127
九 地下資料與書本資料的參互研究	周法高	153
十 復興中華文化人人必讀的幾部書	錢 穆	173
十一 台灣公藏文獻資料鳥瞰	周法高	197
十二 歐美與日本人的漢學研究	梁容若	211

一、中華學術的體系

——在六十二年暑期國學研究會講

高 明

中華學術，我們通常省稱為「華學」（如張其昀先生所主持的中華學術院出版有華學月刊，民國五十七年八月在臺北市曾召開過國際華學會議，就都稱為「華學」）；外國人研究它，叫做Sinology，我們通常又譯為「漢學」（如周法高先生有漢學論集），又或叫做「中國學」、「支那學」（如韓國有中國學會，日本有支那學報）；我們中國人又喜歡自稱為「國學」（如章太炎先生曾在蘇州開辦過國學講習會，程發軔先生為國立編譯館主編過一部六十年來之國學，而這兩年來孔孟學會和青年救國團合辦的這個暑期活動也叫做國學研究會）；其實，這些都是異名而同實，內容並沒有甚麼區別。凡是學術，都是經過研究與創造，而自成條理、自成體系的。我們從各種學術的體系裏，就能看出各種學術的特色。中華學術，是中華民族運用自己的智慧，研究、創造出來的，他自然也有一套自己的體系，和別的民族所創造的學術不同。我們要想了解它，就必須先

認識它的體系，然後纔能知道它的特色在那裏；知道它的特色在那裏，然後再對它作進一步的研究，就不致茫無頭緒了。這就是我今天拿這個題目——中華學術的體系——來和大家談談的緣由。爲著講說的方便，我先製一個「中華學術體系表」，發給大家，以供參考。

講到中華學術的體系，我想首先介紹論語述而篇所載孔子的四句話，那就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所謂「志於道」，我們可以說是中華學術的目標。「心之所之」叫做「志」，志就是心裏所期往的目標。宋代大儒朱熹說：「道，是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的。」（見論語述而集註）這話雖然是不錯，但還不十分周密和圓到。周易繫辭傳說：「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所謂「天道」、「人道」、「地道」，其實止是一個「道」，這個「道」是宇宙間最高的真理，宇宙間的一切——包括天、地、萬物和人——都應當遵循著它去行。這個「道」雖然說的是「天人合一」的自然律，但是它的重心仍然在「人」，人應當把握這個「道」，去適應天、地、萬物的變化，在人倫日用之間去踐履。中華學術研究的目標，就在追尋這個「道」、把握這個「道」、適應這個「道」、踐履這個「道」，所以孔子說「志於道」。所謂「據於德」，我們可以說是中華學術的基礎。「據」就是憑藉，任何建築物的輝煌結構都是憑藉於基礎，中華學術的輝煌結構則是憑藉於「德」，以「德」爲基礎的。「德者，得也。」（禮記樂記說）「外得於人，內得於己」，叫做「德」（見許慎說文）。人以天賦的心性，發而爲行爲；對外，使自己的行爲與他人相得，是「德行」；對內，使自

己的行爲與自性相得，是「德性」。以這種「德性」與「德行」作基礎，去研究「人倫日用之間」的一切，自然能造福人羣。擴而充之，「與天、地合其德」（見周易文言），由「盡人之性」而「盡物之性」（說見禮記中庸），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又是可以增進人羣的福利的。中華學術在這種基礎上進行研究與創造，所以孔子說「據於德」。所謂「依於仁」，我們可以說是中華學術的精神。「依」是依隨，影子依隨著形體，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同樣，依隨著中華學術的研究，而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則是「仁」的精神。說文：「仁，親也；从人，从二。」這是說人與人在一起互相親愛，叫做「仁」。樊遲問「仁」，孔子說「愛人」（見論語顏淵篇）。愛人的人亦必爲人所愛；父母愛子女，子女亦必愛父母；兄姊愛弟妹，弟妹亦必愛兄姊；丈夫愛妻子，妻子亦必愛丈夫；領袖愛部屬，部屬亦必愛領袖；老師愛學生，學生亦必愛老師；交朋友也是一樣，你愛朋友，朋友也必愛你。人與人之間，果能大家相愛，在人羣裏定必瀰漫著一種愛的氣氛；生活在這種氣氛裏，到處有溫暖，隨時有愉快，那是何等的幸福啊！中華學術便是發揮這種「愛人」的精神，要造成一個人人無不相愛的幸福的社會、美滿的世界的，所以孔子說「依於仁」。所謂「游於藝」，我們可以說是中華學術的內涵。非沈浸在海裏，游來游去，不能知道海裏有些甚麼事物。同樣，非沈浸在中華學術（學術即是孔子所說的「藝」）的淵海裏，游心放目，不能知道中華學術的內涵。孔子說這「游」字很微妙，「游」有自由自在、往來無礙、去尋索、去採取、去欣賞、去領會、去享受的意思，這正是一種「海濶隨魚躍、天空任鳥

飛」的高遠境界。在這種境界中，去研究中華學術，纔能對中華學術的內涵有所認識、有所收穫。這決不是淺嘗即止的、專走窄門的、盲從附和的、短視偏激的學人所能理解得到的。這個「游」字，實在是說盡了中華學術研究的態度和方法，我們決不能輕易的放過它。

至於中華學術的內涵，據清末大儒朱次琦（學者稱為九江先生，他是康有為、簡朝亮的老師）說，可分為「考據之學」、「義理之學」、「經世之學」、「詞章之學」四種。他是就戴震、姚鼐、曾國藩等所分的三種，即「考據之學」、「義理之學」、「詞章之學」（見曾國藩聖哲畫像記），再加上「經世之學」（見朱九江先生集），是很有見地的。

所謂「考據之學」，又稱「考證之學」，是一種考求真象的學術。要考求真象，必須要有充分的證據，站在客觀的立場，運用科學的方法，來從事於研究。「考據之學」又可歸納為三類：一是考求文字真象的學術，包括研究字形的「文字學」、研究字音的「聲韻學」、研究字義的「訓詁學」，而「文字學」又可分為「普通文字學」（泛論字形的構造與變遷）、「古文字學」（專講秦、漢以前的古文字）、「俗文字學」（專講漢、魏迄今的俗文字）、「字樣學」（專講唐、宋以來的正體字）、「字書學」（專就彙集文字的字書來作研究，如研究說文的就叫「說文學」，研究玉篇的就叫「玉篇學」……之類），「聲韻學」又可分為「普通聲韻學」（泛論字音的標注、分析與變遷）、「等韻學」（專講分析字音的韻圖一類的著述）、「古音學」（專講未有韻書以前的古聲、古韻與古調）、「韻書學」（專講切韻以來的各種韻書），「訓詁學」又可

分爲「普通訓詁學」（泛論訓詁的意義、起因、用途、方式、條例、術語等）、「爾雅學」、「方言學」、「釋名學」、「語詞學」等。對於字形、字音、字義沒有正確的了解，就是不識字。不識字的人，如何能讀書？如何能寫作？所以考求文字的學術是研究一切學術的入門的學術。二是考求文籍真象的學術，包括研究羣書著錄的「目錄學」、研究羣書版本的「版本學」、研究羣書譌誤的「校勘學」、研究羣書真偽的「辨僞學」、研究佚書輯集的「輯佚學」，有了這些學術，書籍才正確可讀。否則，面對著紛紜雜亂的書籍，學術研究將何從著手？三是考求文物真象的學術，包括調查、發掘、整理、研究古蹟、古物的「考古學」，研究鐘鼎彝器、碑銘刻石的「金石學」，研究龜甲獸骨的「甲骨學」，研究漢、晉竹木簡策的「簡策學」，研究敦煌文獻的「敦煌學」，研究清宮、內閣大庫檔案的「庫檔學」。其中光緒二十四、五年間（西元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在河南安陽小屯開始出土的甲骨，可以考見殷代的文化；光緒三十四年（西元一九〇八年）開始發現的漢、晉簡策，居延的漢簡可以考見漢代的邊防與社會，武威的漢簡爲儀禮最早的傳本，尤有價值；光緒三十三年（西元一九〇七年）在敦煌千佛洞石室裏發現的藏書，是我國四庫書和佛經唐寫本的寶庫，而佛像與壁畫又都是我國中古時代藝術的菁華；光緒三十四年（西元一九〇八年）發現內閣大庫的舊檔，其後又發現清宮裏所藏的滿文大檔，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都視爲最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因此，「甲骨學」、「簡策學」、「敦煌學」和「庫檔學」就成爲現代的顯學！這些考求文物的學術，供給我們研究學術最豐富而珍貴的資料，我們自然也不能予以忽視。

「義理之學」和「經世之學」是有密切的關係的。「義理之學」是「體」，「經世之學」是「用」。「體」是理論，「用」是實際；「體」是思想，「用」是施行。理論與實際、思想與施行是不能分開的。有「體」而無「用」，只是一些空洞的理論而不切於實際，只是一些虛幻的思想而不便於施行。有「用」而無「體」，只是一些紛亂的實際而沒有理論的指導，只是一些盲動的施行而沒有思想的主宰。總之，有「體」而無「用」，必然會流於玄虛；有「用」而無「體」，必然會困於紛擾。所以「體」、「用」是不能分開的，中華學術是有「體」而又有「用」的，是「體」、「用」兼備的。

「義理之學」是以思想的理論爲主的學術。中華學術的思想主流，是寄寓在「經學」裏面的。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以至孔子那些歷史上偉大人物的思想，都在周易、尚書、詩經、三禮（周禮、儀禮、禮記）、春秋（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傳）這些經書裏面，研究這些經書的就是「周易學」、「尚書學」、「詩經學」、「三禮學」、「春秋學」。孔子集前聖的大成，他的言行和思想都記載在論語裏，孝經記載孔子與曾子的問答，研究這兩部書的就是「論語學」、「孝經學」。專門研究孔子思想的，又叫做「孔學」。孔子前後，適當周末春秋、戰國的時代，諸子百家競鳴；最著名的思想家，有儒家的孟子（軻）、荀子（況），道家的老子（聃）、莊子（周），墨家的墨子（翟），法家的管子（仲）、韓子（非），名家的公孫子（龍），陰陽家的鄒子（衍）……等。秦、漢諸子，除了蒼莽各家的呂不韋（有呂氏春秋）和劉安（有淮南子）外，大都屬於儒家，如董仲舒（有春秋繁露）、賈

誼（有新書）、陸賈（有新語）、揚雄（有法言）、王符（有潛夫論）、桓譚（有新論）、王充（有論衡）……等，就都是孔子的信徒，這顯然是儒家思想已從諸子百家脫穎而出、定於一尊的緣故。漢末，天下大亂，民生疾苦，肯定人生的儒家思想被曹操等人大加破壞（見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兩漢風俗條），於是一般人的思想相率而逃於玄虛，玄談的風氣大盛；高級智識分子喜歡空談周易、老、莊的道理，號稱為「三玄」，這就產生了魏、晉時代的「玄學」；民間則流行著濃厚的神仙思想，興起了「道教」；而否定人生的印度佛教，也就在這時候乘隙而入。不過佛教思想到了中國，受到我們傳統文化的影響，就遺棄了「小乘」而弘揚「大乘」，遺棄了「邊見」而弘揚「中觀」，發揮渡己渡人、普渡衆生的宏願，建立了「禪宗」、「密宗」、「淨土宗」、「三論宗」、「唯識宗」、「法華宗」、「華嚴宗」那些宗派，而形成了隋、唐時代「中國的佛學」的極盛，使「佛學」成為中華學術的一部分。由於道教與佛教思想的激盪，使中華學術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有了一個新的開展，那就是產生了宋、明的「理學」。到了清代，歐、美思想傳進了中國，與固有的儒、釋、道思想相激相盪，終於萬流歸滙於海，又為中華學術所吸收，向創建「新儒學」、「新哲學」的道路邁進，於是章太炎的尙書、鄒容的革命軍、康有為的大同書、譚嗣同的仁學相繼而出；而孫中山繼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一貫的道統，融會新知，倡導民族、民權、民生的思想，尤屬震撼人心，開創出一個新時代。

「經世之學」是以實際的施行為主的學術。人類的生活與大自

然息息相關，研究大自然，使人能適應它、運用它，這是現代所謂的「自然科學」。在中華學術裏，自然科學老早就有的。就如「天文學」，在尚書堯典裏，已有關於天文的正確的記載（故友董作賓先生據尚書堯典，以歲差定堯典所記天象，約距今四千餘年，正合於唐堯時代，以此證堯典記載天文的正確，見平廬文存卷一諸文）；史記裏有天官書，漢書裏有天文志，嗣後司馬彪的續漢書、房玄齡等的晉書、沈約的宋書、梁子顯的南齊書、魏徵等的隋書、劉昫等的舊唐書、歐陽修等的新唐書、薛居正等的舊五代史、托克托等的宋史、金史、宋濂等的元史、柯紹忞的新元史、張廷玉等的明史、趙爾巽等的清史稿就都有天文志，惟魏收的魏書叫做天象志、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叫做司天考，由古到今對於天文有這樣詳細記載的，全世界上可說只有中國。尚書緯考靈曜的地動說，遠在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 1473 — 1543）以前一千五百年就發明了，可見中國的天文學在世界上原是遙遙領先的。「地理學」現存的名著很多，尚書裏有禹貢，漢書裏有地理志，北朝有酈道元的水經注，唐有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志，宋有樂史的太平寰宇記，明有徐繼畲的瀛寰志略，清有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真是一時數說不盡；單是清人的地理著述，收入王錫祺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的，就有一千二百種之多，可見「地理學」在中國的發達。中國過去認為「算學以步天為極功」（語見張之洞書目答問），所以把「曆法」和「數學」嘗合稱為「曆算學」。相傳黃帝曾命容成造曆法，其後顓頊氏時更作新曆（並見世本佚文），始分一年為十二月。唐堯命義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見尚書堯典），奠

定了中國曆法的基礎。夏曆又據堯曆而加以修正，商、周、秦相繼採用而稍有變更，大體夏以寅月爲正月，商以丑月爲正月，周以子月爲正月，秦以亥月爲正月。漢武帝修太初曆，與夏曆的內容大略相似。史書方面，自從史記有曆書後，正史大都有曆法的記載，只是名稱不同，有的叫「律歷志」（如漢書、續漢書、晉書、魏書、隋書、宋史），有的叫「歷志」（如宋書、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金史、元史、新元史、明史），有的叫「歷象志」（如遼史），有的叫「時憲志」（如清史稿）。世界上對於曆法記載得最詳細的，沒有超過我們中國的了。最古的數學書，要數周髀算經，其次要數九章算術，這兩部書與孫子算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五經算術、緝古算經、數術記遺合稱「算經十書」，可說是唐以前數學書的總集。宋、元承唐代之後，數學更有進步，秦九韶撰數學九章，朱世傑撰四元玉鑑，尤爲有名。秦氏由正負開方術推廣到多乘方，與霍納法（Horner's Method）相似，而早於霍納法約五百年。朱氏對於多次方程式以及級數極有研究；把多位數除法簡化，編爲九歸除法，至今珠算還在使用。清代的屈曾發撰九數通考，可以說是集中國傳統算法的大成。明代徐光啓、李之藻傳入西算後，古算漸被取代，清初的王錫闡、梅文鼎兩大數學家猶是兼通古算與西算，至清末的李善蘭、華蘅芳兩大數學家就只知道西算了，相沿至今，除了一個李儼能談「中國算學史」外，幾乎沒有一個數學家知道中華民族對數學的貢獻了，這是令人十分歎惋的！過去中國學者常以「一物不知」爲恥，所以很注意「博物學」孔子教人學詩，就說過要「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見論語陽貨篇）